

打破《毒舌大狀》紀錄 登頂香港首周票房冠軍

# 電影版《尋秦記》創票房佳績掀港劇情懷

## 東西影畫

元旦假期，筆者與《尋秦記》的主演們一起觀看了電影結尾這場遲到了20多年的煙花，很美很絢麗。截至1月7日，《尋秦記》自去年12月31日上映以來，港澳地區票房累計逾5000萬港元，打破前年《毒舌大狀》紀錄，成為香港歷年香港電影及華語電影首周票房冠軍。內地票房已過1億元人民幣，足見電視劇《尋秦記》在上映多年之後，其電影版依然有很龐大的觀眾號召力，不少觀眾都期待看到故事的後續。

王鶴霖

作為2026年元旦檔的「情懷黑馬」，港產片《尋秦記》延續了25年前劇版的精彩故事，以穿越、科幻等多種元素吸引了大批新老粉絲前來觀影。據統計，電影於2025年12月31日上映首日即創下香港電影史上多項票房紀錄。內地票房更是交出了不錯的成績。有人說是在販賣情懷，有人說是在「割韭菜」，但筆者看着銀幕上熟悉的原班人馬時，彷彿青春回了頭，也通過如今已經年逾50歲的古天樂，聯想到了自己那些年追劇時的青春歲月。

### 「原班人馬」悉數回歸

電影版《尋秦記》延續了「穿越」這一設定：手持「熱武器」的現代人回到秦朝，促使當政多年的秦王（林峯飾）去尋找已經歸隱山林的項少龍（古天樂飾），並在項少龍等人的幫助下與新穿越者展開交鋒。最終秦王在項少龍等人的幫助下穩定帝位。

故事並不複雜，特效、打鬥、色調風格也有着濃濃的TVB味道，歷時七年的拍攝製作可能從技術到畫面都遠不及當下的絢麗奪目，但「項少龍再一次幫助秦王穩定了天下」讓觀眾不禁跟隨影片中「年輕的秦王拜師項少龍」的片段回憶起了那段兄弟情誼。

無論是25年前的劇版還是正在熱映的電影版，一個「情」字貫穿始終，特種兵出身的項少龍為了追回即將另嫁他人的女友選擇參加穿越實驗，在古代的幾年間，他身邊出現了一群讓他難以割捨的人，他與趙盤的師徒情誼，與琴清、烏廷芳的日久生情，與朋友的兄弟情誼，還有電影中反派對女兒的親情等無一不把影片推到了一個更深刻的立意上。

當藝術照進現實，當年的劇版中為了情誼、為了歷史的正常走向，項少龍選擇了留下；而20多年後的電影版中，「項少龍」當年身邊的一幫人依然能夠聚在一起。「原班人馬」，簡簡單單的四個字，真正做到湊齊卻是難上加難。但無論是不幸離世的「博士」、「烏堡主」，還是早已離開香港無綫電視台發展的演員因戲相識又重聚，這無不傳遞着一種團結互助的「香港精神」。

曾經一度，穿越題材影視作品遍地開花，但如今該題材也只能在短劇等小投資作品上看到。電影版《尋秦記》的熱映也為穿越題材的創作提供了思路，就是無論是劇版還是電影版，堅持的核心價值觀是歷史是不能被隨意改變的，「魔改」不可取，但是在歷史大背景下深耕也不外乎是個新思路。

據數據統計，香港觀影受眾中35歲以上的佔60%，而內地也是80後佔絕大多數。港產片對70、80、90後來說是重要的「青春回憶」，同時，年輕人也願意走進影院看看這些老了的「法拉利」到底有着怎



樣的魅力。

### IP大銀幕化 瑕不掩瑜

可以說，《尋秦記》這一經典IP的大銀幕化是個大膽的嘗試，歷經7年終上映的作品也存在着很多不足：比如，特效畫面的簡陋，白百何所扮演角色的「反水」的動機不足等等。

但所幸交出的成績也是亮眼的。這次的良好市場反映，也給了香港影視從業者注入了一針強心劑。觀眾沒有忘記「香港製造」，觀眾需要的是一部選角用心、邏輯通暢的好作品。不是冠名的「炒冷飯」，也不是單純「回憶殺」，就能讓人們為了情懷而邁入戲院。《尋秦記》的票房火爆說明，一部好作品能夠造就很多好演員，同樣一群好演員會給我們帶來更多好作品，尋好演員拍好作品這才是香港影視「復甦」的真正方法。年少時看劇版《尋秦記》看的是新奇的設定，是江湖的打打殺殺，如今人到中年再看電影版《尋秦記》，看透的是江湖的人情世故。

為什麼項少龍敢拍秦王，勸秦王不要與他的家人爭吵，也敢把秦王關在籠子裏；秦王為什麼最終沒有選擇火燒項少龍一家的船；為什麼和他們一起回到現代；為什麼只有在項少龍身邊能夠自然地說話，也許在面對項少龍時，這個冷漠的上位者秦王才是那個少年「趙盤」。

沉迷於尋求長生不老之法的秦王，不捨的是無上的權利，還是身邊人的陪伴？相信每個觀眾都有着自己獨特的解讀。



▲劇版《尋秦記》的項少龍（右）與秦王。



▲古天樂與林峯回歸飾演項少龍（左）與秦王。



▲電影版《尋秦記》中宣萱（左）、郭羨妮（右）等「原班人馬」回歸出演。



▲Ken（苗僑偉飾）與其女Galie（白百何飾）是電影版《尋秦記》新增角色。

## 劇情介紹

來自21世紀的項少龍曾意外穿越，並助秦王一統天下，這段跨越時空的宿命糾纏將兩人緊緊捆綁，兩人也建立起亦師亦友的情感羈絆。然而，在項少龍歸隱田園多年後，未知的穿越者卻驟然降臨，大國基業陷入傾覆危機，秦王不得不求助於早已不問世事的項少龍。面對足以顛覆歷史的強敵，他們能否放下芥蒂聯手抗敵？那段摻雜着師徒之恩、君臣之畏與知遇之情的情感，是成為保護彼此的鎧甲，還是刺向對方的利刃？

### 電影版《尋秦記》票房數據

（截至1月7日晚）

- 香港首日票房：1129萬港元（打破《破·地獄》所創紀錄）
- 港澳兩地累計票房：5007萬港幣
- 內地首日票房：4107.3萬人民幣
- 內地累計票房：1.97億人民幣

來源：貓眼專業版

## 藝術賞析

香港芭蕾舞團的《胡桃夾子》再度回到舞台，今年已是第五度公演。去年的演出吸引約三萬名觀眾，今年加入天星小輪、海洋公園雙胞胎熊貓等新元素，讓人充滿期待。

走進劇場，舞台邊框的設計已先吸引目光。整體裝飾精緻細膩，略帶《劇院魅影》音樂劇般的華麗氣息。細看之下，花紋之中亦能辨認出前九廣鐵路鐘樓、叮叮車等香港元素。這些元素未必即時進入敘事，卻已清楚表明，這是一個高度「在地化」的版本。

郭悅盈



▲香港芭蕾舞團《胡桃夾子》演出照。

# 舞台夢幻 經典舞劇在地化演繹

## ——《胡桃夾子》觀後

這一創作策略在開場的舞會場景中迅速展開。一名身穿中國民族服飾的小男孩，與一名穿着西式禮服裙的小女孩在舞會中握手，像是無聲中的宣告。隨着舞會推進，戴着圓帽、格格頭飾的角色，以及穿着西裝的身影陸續出現，眾人共同聚集在聖誕樹下，多重文化符號被集中安置於同一節慶空間之中。然而，當舞會承載了過多「被展示」的文化意象，其敘事功能亦隨之被稀釋。福祿壽、皮影戲等元素接連登場，更像是被依次置入舞台，而非由情節自然引出。三位西方芭蕾舞演員的舞段亦以基礎動作為主，其存在更多是維持舞會結構的完整，而非推動故事向前。舞會最終形成一個視覺資訊密集的場面，卻未能真正建立起清晰的戲劇動力。舞會結束後，天星小輪引領女主角進入夢境裏胡桃夾子的世界。這一轉換，成為全劇中少數將香港元素轉化為戲劇功能的時刻。

現實中綠白相間的船身被轉化為金色與淺藍色交織的舞台形象，在燈光映照下顯得格外夢幻，也為觀眾劃開現實與夢境的界線。隨後的段落，敘事節奏轉為鬆散，舞台畫面隨情境快速變換。舞獅、茶點蒸籠、白娘子與許仙，以及熊貓角色的接連出現，延續了舞會中「並置式」的呈現方式。不同意象往往尚未得及在舞蹈動作或音樂中建立關聯，便已退場，留下的印象更接近視覺提示，而非敘事的一部分。這種近乎「夢見什麼便呈現什麼」的結構，使舞台想像不斷擴張，卻也在無形中削弱了芭蕾舞劇本身的線條與推進力。若能讓這些角色與情節緊密相扣，如同開場舞會邊框中細密鑲嵌的香港符號，又或天星小輪在半場間悄然鋪設的連結，這些元素便不僅是偶爾閃現的視覺亮點，而能真正融入夢境，成為舞台呼吸的一部分。即便如此，作品真正最具說服力的時

刻，仍然來自對柴可夫斯基音樂與經典段落的忠實處理。是次演出，《花之圓舞曲》《特列帕克舞曲》與《糖梅仙子之舞》等經典段落均未做任何增刪。高難度的大跳、旋轉與雙人舞在此得以充分展現，讓作品在多元視覺之中，仍然保有藝術根基。其中，《花之圓舞曲》在服裝設計上加入紫荊花元素，以紫紅色調鋪展，呼應城市意象；舞裙採用經典芭蕾舞短裙（tutu）設計，比許多其他版本的紗裙更顯輕盈，使舞者的旋轉更加靈動。演出結束後，地面層的延伸展覽提供了另一種閱讀舞台的視角。展覽陳列着此次公演的紫荊花舞蹈服等道具，亦設有「Explore the Hong Kong Backstory」專區，讓那些在演出中稍縱即逝、未曾留意的細節得以被重新捕捉，留下最後的回味與思考。

## 波蘭劇團2月來港演出《李爾王之歌》



▲《李爾王之歌》劇照。

### 羊之歌劇團《李爾王之歌》（波蘭）

時間：2月7日及8日晚上8時，2月8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大公報訊】波蘭羊之歌劇團將於2月上旬首度來港，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歐洲劇團雙聲回響」帶來愛丁堡藝穗節首獎作品《李爾王之歌》。此劇將莎士比亞的經典悲劇重新演繹成一部震撼心靈的戲劇式清唱劇，將莎士比亞的文本片段與原創音樂、多聲部合唱、演員的肢體動作和簡約的舞台交織在一起，構成一種詩意盎然的敘事方式，以當代視角凝煉出《李爾王》的情感與精神本質，打造出一場與觀眾同頻共振的沉浸式體驗。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

《李爾王》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講述年老的李爾王把國土分給阿諛奉承的大女兒和二女兒，遜位後反遭二人虐待，流落荒野而發瘋；真誠的小女兒率軍救救他但戰敗而

亡，李爾悲傷至死。此劇深刻揭示人性的複雜與脆弱，以及在命運面前的無助與悲涼。《李爾王之歌》的靈感源自藝術家康丁斯基的「即興」和「結構」主題，同時探索「聲音的色彩」，創作出連串「歌曲畫作」以捕捉《李爾王》不同場景的情感。此劇由劇團共同創辦人格熱戈日·布拉爾執導，11位演員兼歌唱家演出，以12首原創歌曲帶出莎士比亞悲劇中的關鍵場口。整場演出透過格熱戈日·布拉爾於歌曲（劇中稱為「畫作」）之間的敘述串聯，引領觀眾穿梭於故事脈絡之中。該12首歌曲由波蘭多樂器演奏家馬切伊·里赫維和科西嘉著名作曲家尚克洛德·阿克瓦維瓦共同創作，當中糅合科西嘉民間音樂和格利果聖詠，創造出豐富多彩的跨文化音樂。伴奏則極為簡約，只包含一組鼓面、印度風琴、科拉琴（西非豎琴）和瑞典鍵盤提琴，而精心構思的合唱編排穿插激昂的敲擊樂，配合表演者細膩的和聲和無伴奏合唱，交織出具層次和感染力的聲景。舞台布置及服裝亦以極簡方式呈現。